

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
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
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相輯
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酈瓊以全軍
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
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
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
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得
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人扼腕而無所

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聲下將註血
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殉國之
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
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
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夫業者必先固人心
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
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下將註血
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亾曹操哀
戰於官渡操雖兵羽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

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
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
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
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
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
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
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
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
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
重務固守而據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
禍敗豈不重可惜哉累乞宮觀得提舉臨安洞霄宮
八年還次長樂時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
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
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
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
宗廟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
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
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寇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

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
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
亟往邁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
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
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詔而可
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
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
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
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
求歲賂廣其數自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
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
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
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
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
事或竭取稅賦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
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
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
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

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
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自屈
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晉聖意且勿輕許
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
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
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
未久又蒙前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李右賢召之
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

孫俊于京師出家譜示俊謂餘杭派爲公仲子又曰
吾祖居撫州叔祖父與吾父言丞相神道碑載諸子
居址甚詳今碑沒不可見豈蒙右惡碑之害已而去
之耶餘杭之派皆云公提舉洞霄宮時仲子復庵者
失其名尚宋秀王女自復庵至今十二世孫子數百人

其譜頗詳云爲秀之後然秀之爲公季子而李御史
云餘杭派爲仲子亦未爲確也夏志載公將冠丁內
艱廬毗陵錫山塋次邢志以爲先世無錫人父夔葬
焉悞矣且言居無錫者世系無考按郡志隱逸傳元

未有李學遜者為綱九世孫今不知其所生為誰所
 可考者公十世孫原貴原深原諒原誠凡四人原貴
 生繼芳原深生紹芳原諒生任慶仕寧凡二子原誠
 生仕安仕貴亦二子繼芳生廷瑞紹芳生廷保仕慶
 生文頂仕寧生文旻仕安生文興仕貴生文張文德
 凡二子廷瑞生子盛子華子英子茂子實凡五子子
 華郡庠生廷保生子秀文頂生永泰永春永顯凡三
 子文旻生永欽文興生永言衣巾守祠文張生永康
 子華生元勳衣巾守祠子英生承立子茂生元
 子生子秀生承宗承傳凡二子永顯生富彰凡二子
 永春生亮永欽生繼桂澄凡三子永康生有成元傑
 生憲夔京生永彰生榮凡二子顯邑庠生繼生福京
 保生元孫元孫生光祖衣巾守祠光祖生日芳蓋原
 貴繼芳廷瑞子英承立元傑憲夔其宗子一瓜云

論曰愚讀忠定公書未常不掩卷流涕也公君臣
 之義重歷事二君皆父子之義輕故潛善群小得
 以入其讒諂邪說使公顛預困阨相業不終宋祚
 遂以傾覆也悲夫忠義在人千古一日泰山喬嶽

孰不仰止古今賢哲所以發揮推重于公者至矣
葉適謚議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
公行事而深察其志意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
豈止如孔子之所稱者哉申國陳公俊卿序公奏
議云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自章自名而
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
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
致君之材居丞弼上公之位建壻難平戎之策垂
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張
浚輓公詩有云英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又云召
周雖迹異李郭本心同朱子奏議序祠堂記其所
以發揮取重于公者語意尤備皆至論也昔何叔
京論孔明爲天民之未粹愚謂公益社稷臣之極
致而進於天民者也當公在時尚有欲縛公以與
金人又獨不赦公以謝虜元人御宇宜公之世之
不彰也噫若公者豈獨爲邵武之第一流蓋亦千
古之人豪也哉

邵武府志卷之四十一

人物志四

名臣傳

宋黃伸字彥發其先光州固始人徙王潮入閩家邵武十世祖曰惟淡以五經教子皆登科世號黃五經伸居邑之平酒與兄僅弟伯齊名時比河東三鳳伸登嘉祐六年第知河南縣文彥博薦之賜以京帛知泉州建學芝生于梁改建州未幾建稱治有瑞粟生屬邑奏最歷太僕司農卿子旁沔沂皆克世其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武府志卷之四十一

人物志四

名臣傳

宋黃伸字彥發其先光州固始人徙王潮入閩家邵武十世祖曰惟淡以五經教子皆登科世號黃五經伸居邑之平酒與兄僅弟侑齊名時比河東三鳳伸登嘉祐六年第知河南縣文彥博薦之賜以京帛知泉州建學芝生于梁改建州未幾建稱治有瑞粟生屬邑奏最歷太僕司農卿子旁沔沂皆克世其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直均字彙初擬之子... 時莊重靜默不... 詔
少長好學務知體要本爲章句習造次必以禮士友
敬憚之熙寧二年神宗初革聲律崇尚經術命以策
廷試多士均入對條陳數千言援引古今無所顧忌
知制誥呂大臨直史館蘓軾置均第一策中論新法
引易革而當其悔語忤王安石意葉祖洽頗附會廷
唱遂以葉祖洽第一均第二授承奉郎大理評事比
京留守推官大臣薦均經學通明授國子監直講興
光祿寺丞元豐間賜對垂拱殿均言行天子之法而
帝之民者守令也請勅講明考課之法精守令之法
... 衆人莫若財理財莫若政願詔一二近臣考禮
宗比年經費修明定法以付計臣究所以裕民之術
詔以均所言送中書上問治天下何先均言以道爲
士... 以察理則是非明以官人則正邪辯天下之治
無不舉矣因言二公論道不及事上曰六卿方及事
嘉綱之擢拜監察御史裏行加宣德郎相州富人子
殺人獄疑讞于審刑大理詔貸死京師流言法官受
賕逮繫御史府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推勘檢法官

竇莘等數十人訊治慘極獄具勢焰赫然無敢明其
寃均是時方用確薦爲御史而莘等事連權要均殺
然曰推獄貴得其情因奏乞移司根治未報明日又
奏言確恃刑刻深不考情實以必得好弊爲事所辟
官皆險薄恃勢凌轢大理審刑持天下之平若挾情
輕重固人臣所同嫉朝廷所宜深治臣職在風憲安
敢覆蔽願以獄事詔臣等參治疏入謫均光祿寺丞
知光澤縣莘等事盡止坐案牘稽留降黜天下服均
持平光澤有巫托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之
杖其巫出諸境外期立義社有政績秩滿代還
進奏院哲宗卽位從官德郎覃恩轉奉議郎擢開封
府推官元祐元年再除監察御史時言者請兼用詩
賦言士宰相遂欲盡黜經義廷議不敢爲異大學生
改業者十四五均奏言經術以理爲主詩賦以文爲
工以理者於言爲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於言爲華
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數百年之弊不爲不難而議者
不計本末乃欲襲前日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源
深流長事大體重願陛下詳聽而審行之又言方陛

下臨御之初士之趨操未定方引頸拭目以聽教令
覩好尚正宜獎經術以堅學者之志進行誼以勵士
大夫之操今遽厭經術崇獎詩賦有司以文辭取士
學者以文辭應於有司及其父也逐華而遺實猶未
而忘本固非細累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
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問時務禁
用釋典不得專接莊老比於參用詩賦使學者獎精
損神於無用之文得失固相遠矣章三上經術不
亦均力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請禁均言以
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過物則人思苟免願除
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時詔侍從舉
堪為諫官各二人又詔薦中外官以充監司之選均
言以憎好惡者天下之常情好則相譽而忘其所可
惡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
不敢營私謬薦竊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已薦舉之人
惟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願以所舉盡報御
文臺臣等得以盡知得失所薦非才顯加譴罰則真
才實行可坐而得而踈遠寒酸之士無不用之歎矣

今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其貸於縣邑也出有日納有期有追呼督促之煩有道途往來之費方其散也往往利目前之得或輕用而妄費及其歛也迫於期會必至於賤賣財帛而苟免刑責縣邑收息雖止於二分及計民之費用耗失常至於五六甚者破蕩皆產於身不復自振臣願陛下節邦用薄租賦省力役清刑罰禁盜賊愛而不傷安而不擾俾天下之民宴然自裕於太平之澤不必待青苗之散而後可以富足也

願罷青苗常平糴糶之法茲萬世之通利章再上青苗遂罷又言官冗之弊請罷入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閉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故事左右僕射人省閔數牒多至數百又常程細務無不關口均奏言位高者宜逸不逸不足以謀天

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不足以理天下之庶務
宰相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所該者衆則
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方陛下臨御之初
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董正紀綱以副
求治之意今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竊恐
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操術
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
弊不舉之患請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尚書可以覽
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覽決者不必關僕射僕
宰相事簡心逸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思詳究長策遠
馭建萬世之基業矣又言福建一路槍杖手不減數
千人率多無賴之民教習無素一旦有警驅之構盜
往往潰散柱弱軍氣無事之時呼集較試上有費財
之患下有妨農之弊於實無補不若罷集公私兩便
時詔書慰安中外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
不得彈治均言賞罰天下之公使爲善者勸爲惡者
懼要在處以至當斷以必行若懲一二奸臣而以同
類恐懼爲疑又爲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

非所以信賞罰示天下之公義也諫官御史以言爲
職至於政事得失人才邪正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
耳通天下之情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默
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
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天下
之事朝廷有不聞矣方今講求利害博采衆言之時
若使諫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天下
之事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乞追寢詔書以副開
闢言路之意加武騎尉時詳定差後法均上言治天

下之術在得民心而民之所重在財與力財力有
則給足而德上之賜財力迫則窮乏而有乖怨之心
今日差後天下財力所繫民心恩怨所聚立法不可
不謹也熙寧中王安石秉政當時所議法令不務詳
議利害惟以速成自任偏說爲意官吏稍有議論便
下之法當因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心當收天下議論
然後利害詳悉無偏蔽滯泥之患欲乞候後書成日
送侍從臺諫官以上看詳參定可否然後頒行又言

治天下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政事有
廢弛之弊猛過則慘而傷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患
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熙寧以來諸路監司
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爲慘核刻深之法郡縣
望風畏慄以促辦爲事不暇以便民爲意民有愁嘆
之音此傷猛之弊也陛下臨御下德音務從寬大比
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一切以苟簡縱弛
爲事疲憊汗庸之吏視而不効紛糾紊終之政知而
不察外求寬厚之名要譽一時此矯枉過寬乎大夫
守義不篤之患願明詔四方以寬不縱惡恩不傷惠
之意上嘉納之詔且均卓布告諸路時以武成王廟
開寶景德寺斬馬營同文館爲試院均言朝廷設科
取士爲治之基本當特置試院延待多士以示國體
轉承議郎左僕射蔡確弟軍器少監碩盜貸官錢以
萬計獄具均言碩在監之日確方秉國政不能教飭
縱其侈靡敗度今碩獄旣上當正典刑而確備位宰
輔姦邪罔上固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翰林學士蘓
軾奏乞買田募役詔送後法所議均言強民出賣則

賈怨誘民出賣則傷民聽其自便則田不可得又辨
肥磽相種藝非士之所學今有令長世以爲循吏偶
不能辨職田之瘠薄便加違制之罪得無失刑歟陳
不可行五說軾議遂格又言尚書右丞李清臣頃在
前朝因緣附會漸致榮顯元豐中宰相王珪蔡確邪
險罔上引接奸黨蠹政害國清臣備位宰輔俛首隨
和碌碌固寵顧采天下公論退清臣出就便藩使中
外之臣知陛下任人愛實之意詔罷清臣政出知河
陽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左遷
判登聞鼓院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論奏所以廣
廷耳目糾察百官舜民所論彥博得於傳聞不敢隱
默以負朝廷使其言是宜虛心行之其言非苟無邪
枉附會之意亦當察其衷且無他以開諫諍之路今
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竊恐自是言者以舜民爲
戒願還舜民職任以安士論不報中丞王巖叟御史
孫升呂陶約再論列均曰論事有可一再而止者有
當以身決去就者舜民事小不當再論以取必於上
巖叟等遂奏疏論列詔召巖叟二人戒諭以朝廷方

休兵息民乃欲興事非因言宰相而罷也嚴叟意均
實已遂劾均未嘗奏論而罔同列詔均分析均繳疏
章以聞禁中亦出均先所上疏嚴叟徙吏部侍郎出
陶升補郡遷均殿中侍御史久之力乞罷臺職除尚
書禮部員外遷吏部以避嫌復除都加雲騎尉元
祐五年再授殿中侍御史先是均爲監察御史奏言
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度其勢必將遂請故地
與之則長其驕倨貪冒無厭拒而不與則怨恨生變
復謀侵軼此必然之勢願擇將領增置士兵積穀塞
下以防意外之患已而虜果遣使請地是時大臣苟
安姑息遂用趙尙計棄四砦虜益驕至是又請蘭州
砦地均疏言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
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
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
地皆控扼戎馬要路若苟目前無事輕以付與深恐
戎人擣虛長驅熙河數郡孤立難守爲害非細若異
時戎心無厭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
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爲患爲今之計不如

積穀選將厚賞畫地而守勿與尺寸使戎人曉然知
朝廷之意中國之疆不敢輕犯章三上竟不從遂棄
邊地其後虜果犯塞勞師費財兵連西鄙先言棄地
者坐貶斥皆如均策傳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右丞
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求罷均言
大臣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安天下為
計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辨論
不顧事體何以觀示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
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為協和歸於至當

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等陰承宰相呂大防
風旨尚以為言均慨然曰吾備位朝廷耳目不可雷
同朋黨以負任使即奏疏言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
所論若當雖異無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
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詳察協和各互論奏實無大
過若悉皆罷去則執政數人自此以異論為戒每事
事曲相隨願不敢可否誰肯為朝廷別白是非以身
當書郎詔罷許將尚書右丞知定州均疏言宰相呂
大防堅彊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

但使首隨順惟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憾未有
以傷害與大防相善者希其意率孫升盡力擠排許
將期以必勝爲事升等畏轍之勢不敢違戾許將既
以異論罷去諫官御史不敢復有異言執政臺諫皆
務隨宰相朝廷威福皆歸於大防綱紀政令自此敗
壞矣又言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
非別白善惡以補助聖朝乃愛憎任情毀譽違衆強
險偏邪上惑聖聽願出轍等言疏付外廷如許將有
罪乞加謫命如將無罪願行蘇轍妄言之答章
不報卽奏言臣謬充言職今四上章不蒙省察不敢
彈顏就職願先竄謫遂居家待罪不復就職詔以均
補外大臣指均爲朋黨當黜宣仁太后曰上官均無
罪不當過謫遂以均知廣德軍轉朝奉郎提點河北
東路刑獄事
駙尉紹聖元年召拜左正言論治天
下六術一曰審奸惡二曰辨邪正三曰察衆言四曰
謹政令五日操要術六曰明賞罰是時大防已罷政
均奏論大防天資強狠懷奸迷國與蘓轍陰相黨附
同惡相濟雖罷出而擅權欺君之罪未明正典刑因

疏大防六罪章再上大防遂拜宰相章惇欲更政事
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
府而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行誼高潔立朝
素著風節今雖除美職典藩郡實則疎遠之非所以
進正人也朱服柔佞傾邪典司誥命最爲近要非所
以遠佞人也願寢成命以協公議忤惇意汝礪降職
知江州均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徙淮南東路刑獄遷
梓州路轉運副使徙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卽
位內出均姓名以臺諫及會執政以爲嫌辭除秘書

少監道拜起卽入對陳治天下之道其要有四一曰
正心術二曰辨忠邪三曰審是非四曰謹政令轉朝
請卽加騎都尉覃恩轉奉大夫充同史院編修官兼
哲宗實錄檢討召試擢中書舍人賜四品服同修國
史兼實錄修撰建中靖國元年遷給事中奏言人主
之學在於知要而適用陛下寬仁中正有上聖之資
願退朝宴閒觀閱經史以明義理之大致達治亂之
大體因進對之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群
臣之志趨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然如白黑

之辨矣疏入始忤上旨充弔慰大遼國信使使還言
者論均奉使衣服不如例降授朝散郎徽宗初政破
朋黨之弊天下翕然望太平已而當軸者復欲盡循
熙寧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
此之辨忤執政意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知襄
州崇寧元年蔡京用事錮天下賢士欲擅朝政自司
馬光文彥博以下凡三百九人載名于石謂之元祐
黨奪均職主管江寧府崇禧觀大觀三年天子受
八寶轉朝請郎叙復朝奉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
年建儲恩赦復集賢殿修撰再舉洞霄宮待制數
夫政和五年復龍圖閣待制抗章告老遷朝請大夫
以待制致仕郊恩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加開
國子益封爲五百戶卒年七十八贈通議大夫又詔
揚州給其葬事累贈特進子四人惓惓惜惜繼登
進士第均天資剛方以忠義爲已任四爲御史一在
言省三以言黜恬不爲愠居家循循孝友伯氏與二
季早卒恩恤諸孤躬自誨導登進士者二人宗族之
寔者仰均而給自奉清約闔門百口忻忻如也自崇

寧初以宮祠廢居淮南幾二十年處之夷然杜門無
他嗜獨寓志於書寒暑未嘗釋手學博而知要非聖
哲之書弗好也爲文簡古精詣晚年詩益閑放有陶
謝風格既卒家無餘貲待親朋之賻始克斂待朝廷
之恩賜始克葬平生著述亦多

上官恢字閔中父照均再從子勵志學問元豐八年
第進士授潮州司戶再調富川令凡薦知蕪湖縣轉
判吉州崇寧五年春朝廷顧河朔城守之重有詔謹
擇守臣恢膺選守深州以內艱去又知南劍州改

寬和民懷之知徽州適當兵毀之後瘡痍未平恢專
務仁愛爲治多所寬貸有甚不可者乃峻臨之以故
亟成治功吏民懷服晚丐祠得提舉亳州明道宮謝
事里居凡有過其里者猶指以相示曰此熙豐名儒
也胡安國上書宰相言恢諳歷世務端重有守宰相
遂以恢與楊時同薦于朝積官至中大夫封歷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論曰黃彥發當嘉祐間至勤文潞公薦天子賜以
束帛庶幾漢申公之流與彥衡雖與安石忤然其

召武府志 卷四十一
論罷青苗棄蘭州皆皆鑿鑿持大體豈但以敢言
見長者至於力守河朔諳歷端重閫中遂與龜山
同薦焉噫亦偉矣三君競爽千載猶馨能無景仰
之思哉

邵武府志卷之四十一

人物五

名臣傳

黃中美字文昭黃五經十一世孫父蒙舉進士後贈
中奉大夫卒時中美方七歲甫冠屬志爲學而貧不
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不
忘登紹聖元年進士調真定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
縣皆善於其職以不阿上官罷退久之貧甚親友強
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守武將慢視法令僚

召武府志 卷四十一
論罷青苗棄蘭州皆皆鑿鑿持大體豈但以敢言
見長者至於力守河朔諳歷端重閔中遂與龜山
同薦焉噫亦偉矣三君競爽千載猶馨能無景仰
之思哉

邵武府志卷之四十一

人物五

名臣傳

黃中美字文昭黃五經十一世孫父家舉進士後贈
中奉大夫卒時中美方七歲甫冠屬志爲學而貧不
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不
忘登紹聖元年進士調真定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
縣皆善於其職以不阿上官罷退久之貧甚親友強
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守武將慢視法令僚

屬中美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爲之愧屈改
宣德卽知濬州衛縣民有被誣罪死者察其寃縱之
同列構以故出死罪守疑之中美不恤會河決數郡
詔諸令長護丁夫疏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
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
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懼
然傲逸如平時中美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聞
其故中美對以實守默然不悅乃移信德府時兵興
盜起信德城守屢危城陷官吏匍匐拜降恐後自美
獨奮然誓死不屈有挺刀勸中美以降者顧左右踣
之而逸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抵罪而宣撫獨奇其節
俾行府事中美撫摩瘡痍民復安堵未幾以內禪轉
朝議大夫靖康元年還大京師京城被圍明年欽宗
北狩張邦昌受僞命一時公卿俛首聽命中美感憤
不數日卒妻林氏扶柩歸邵武中美爲人坦易不事
邊幅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
微無不謹旁郡有疑獄部使者多奏荐以屬之往往
得其情樂施與不問識與不識人雖負之不悔有求

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中羨以俸錢遺其
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曰故人有通貴
者招致之謝不往呂願浩知其才欲荐之未果而沒
塋銅青山下朱子撰墓碑後以子永存貴贈光祿大
夫

趙善恭字作肅一名善儀字麟之宋宗室子幼敏悟
篤學善屬文氣格清新平居奉親事兄克盡孝敬年
十九取應合格授承節郎轉保義忠翊郎歷監新城
鹽化酒稅孝宗乾道八年擢進士第換文資授左承

務郎十三轉至中大夫歷丞吉水上高二邑湖南
北當平幹公事知樂安縣除知潯邵二州入爲大理
司直累遷右司郎中除煥章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
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直龍圖閣知江陵府荆
湖八路安撫改司農少卿湖南總領兼知鄂州權宜
撫司事終司農卿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平生居官廉平惠愛所至輿利除害人相
與立祠刻石及去任又皆借留弗遂則送數十里然
後返立朝不激不隨開禧用兵力陳不可輕動拂王

石渠所志 卷四十二
議者意出帥三鎮守江夏總餽運攝宣司務以安靜
爲事招撫徭寇茶商不至陸梁賑給流殍增戍兵督
屯田樽節應辦以備不虞不循例奏請用度足已非
應得兼受也去鄂時有催夫錢六千餘緡悉歸之官
清海公意經史之外惟蓄一琴以自適焉年七十卒
子汝列從以郎建寧府觀察推官汝瀧廸功郎衡陽
縣主簿汝溟從事郎泉州府司戶參軍汝渲廸功郎
貴溪縣尉

上官渙西字元之幼敏悟力學登嘉定元年進士
調蘄春尉秩滿邵守郭紹彭辟爲本州防禦推官甫
終考淮西帥豐有俊辟爲廬州觀察推官未半載淮
西制置趙善湘就辟本司準備差遣除主管三省樞
密院架閣文字改奉議郎行宗學諭添差通判鎮江
府丹陽東湖塘岸歲久圯壞湖水無所蓄洩漕運旣
滯民田且失灌溉之利朝廷議修築命渙西主其役
渙西訪諸故老盡得其本末覩畫具有條理且暮躬
胝惟勤堤成公私便之除知真州兼淮南運判時歲
有邊警渙西至都首以備禦爲急儀真左江右淮舟

車所會爲淮南一衝要郡雖有城垣規模陜小闕闕
乃在江濱曩歲增築兩城如左右翼以護之一時幸
役之省緩急亦不足恃渙西亟謀改築期月間皆完
固可守役大費鉅而民無所預又勅忠武軍五百人
別爲營壘以壯守衛衣裳器械靡不畢具且預辦一
年錢米以遺來者或勸援例推賞渙西曰此分內事
也何以賞爲其後逆金犯順見其城高而固遂引去
居真數年節浮費會羨財糴米萬五千石以備凶荒
淮陰盱眙糧餉舊自運河以達于淮逆金據出陽道
梗兩城告急渙西乃立舟由海運轉而入軍餉賴以
不乏除淮南運判越五月梁成大以私憾劾渙西詔
赴行在奏事力請祠以去端平三年除知池州兼提
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池陽江面六百餘里比它郡
最闊遠平時以內郡視之爲備踈畧渙西繕舟楫治
戎器閱士卒勅營寨軍事闕江防者圖惟恐後浮光
失守韃勢益張哨騎直抵江岸池對境皆賊區郡民
惶懼渙西旣分兵護之且躬出視師激犒將士沿流
上下張皇聲勢賊知有備引去渙西益政公平無所

圓橈郡有一二巨室恃厚貲武斷郡邑懼滇西繩之
以法思所以傾之無費可乘滇西僑寓京口數椽敝
甚乃因池州月解大軍錢入納餉所遂謗滇西自池
運材木歸勅大第極其華侈不知滇西赴官時所居
已鬻與它人言者不察遂以是劾之朝廷知其無辜
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未上言者復嗾同列攻
之予祠而歸淳祐更化除滇西右曹郎官辭免弗允
申命趣行仍兼國用所參詳官力辭再三朝廷知不
可強免兼職上殿首疏曰今日正邪之辨已明若

之論已定陛下用君子斥遠小人之意已決然若
子小人勝負之。向有隱然可慮者君子非固與小
人角區區之勝負也其勢自不能不相爲勝負君子
所以勝小人者無他盡吾實事而已譬之一身元氣
既壯則外邪自不能侵今茅拔茹連固有道長之喜
而陰窺默伺猶有磨牙於其旁者使二三大臣同寅
協恭於上百僚庶尹并謀合智於下各盡忠忱毋懷
疑忌事無巨細惟實是圖善治之效既成小人自無
所投其隙矣時二三大臣間隙已開故首及之次篇

痛陳屯田軍政之弊議論明暢上皆嘉納改尚書佐
郎遷將作監輪對言政瑟更張三見春序朝廷之紀
綱不立上下之志意未孚吏習苟媮弊端輻輳率無
以大異於前日士大夫之間徒聞議論之紛紜虛費
有爲之歲月果何事之可立何功之可成哉末論兵
財之權當以宰相兼統執政則相與參決之不必分
而爲二自爲者除太理少卿尋陞卿復當班對歷
疏國勢人才運餉流民數事言尤忠切又言公邊武
舉舊以十名爲解額立右爲省額比年鞞虜深入公

邊次邊蹂踐則同均爲可念乞降睿旨令荆襄湖南
兩淮士著士子不分公邊次邊並許赴武舉試量增
解額四名省額二名以惠邊郡士子朝廷行之遷起
居舍人例許直前及月進故事渙西釐竭忠忱極言
無隱詞婉而直不激不迂多有補于時渙西才立獨
行無所附麗一日有同列來致當揆意將以瑣闥煩
渙西而行所欲渙西正色拒之曰惟有去耳尋與祠
榻滿引年納祿不報十二年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毫
州明道宮訓辭云屬時改紀衆俊彙升迺獨援垂車

之年以告何其恬於進耶朕方崇清約以厲委蛇之
 風儲老成以副前席之想籲章雖力於體非宜寶祐
 二年復兩上章請老陞集英殿修撰致仕積階朝議
 大夫爵歷陽縣開國男渙西恬淡耻奔趨仕已無喜
 益自號靜庵紹定淳祐兩忤時相閒居十九年晚立
 婦坊又罹讒口歸初寓京口防江軍失伍富家巨室
 剽掠一空過渙西門搖手相戒曰箇官人不要錢不
 得犯此聲轉上聞尋以厯節起家自秩滿歸卜居吳
 門棟宇僅蔽風雨田園租供伏臘架堂數楹規規
 自足曰采菊築室董公為記其事有云元之靜退有
 守而不近名人以為確論

杜杲字子所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廕授
 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
 州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屢屢申得沙而甲舍旁
 有池沙類髮申者鞫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死李珣
 知杲有智畧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
 甫至民敵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
 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

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
兵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
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亦弗爲珂怒杲曰
可劾若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
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爲廬州節
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
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
將肩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
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向杲無他可持吾書請

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
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
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
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
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
遠縣會李全犯邊衍時爲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
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
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
其策成功金帛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

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
諭而遣之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
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濠州守禦策杲歷陳守
境之利出師之害畧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有
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之謂
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
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
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
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六

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鹽運使
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
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餉師不宿飽若虛
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出
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邊釁遂開人始服其先
見奉崇道祠再知高州杲行改安豐時元兵來侵杲
已有備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隨補元以拔都
魯兒硬軍砍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
自贖所披甲以牛革十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杲

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元兵填濠爲二十七埧次分兵扼埧北兵乘南風縱燎俄而風雨驟至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淮西以安捷報御札獎諭云朕聞安豐被兵不遑寢食知卿守禦勞苦措置有方朕爲之少寬今趙東夏皇之兵已集信余玠之援亦來軍聲不爲不壯卿其鼓帥諸將同力一心掃蕩寇攘以安淮右雋功來上厚有褒寵今賜卿銀器等諸將各賜金碗一隻其在城一行戰守將士及淮東所遣援兵當此天寒深爲不易

官會三十萬貫可等第支犒一次卿宜諭朕旨意各知悉遂進杲官三秩授將作監時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於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元將察罕擁兵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城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者杲與客登城觀四郊鐵騎極目無際罕日夕用礮攻擊杲恃串樓爲固元人築埧反高於城杲以油灌草即埧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

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填上敵驚杲乘勝出戰元人
敗走追躡數十里元兵遁去又陳舟師扼淮河遣其
子憲監呂文德等軍伏精銳於要害元兵不能進遂
北歸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
道也累疏請老不許陞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又除
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乙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
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
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
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

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杲罷楊林保以其費
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
卽張棫宦遊處陳像設祀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
八千石復與元兵戰于真州敗之淮敷文閣學士遷
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親書安淮堂以
褒之無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爲精梁成
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
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
仕進徽猷閣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

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爲文麗
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
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杜庶字康侯杲之子幼侗黨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
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
恩補官大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
歡心卒協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
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覩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與
行歸悉反所饋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

斌軍與大元兵戰朱臯白冢遷將作監簿縣在建康
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
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邕州改
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劄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
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陞辭言今天時不可奪地利不
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
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
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官知真州兼淮東提點
刑獄踰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百姓

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時楊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降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理宗諭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昇以全淮之寄尤藉聲譽見父子家傳可謂無忝庶益感奮以靖難保障為已任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時相賈似道嫉庶固正且思其功能兵退行打笑法與向士璧趙葵謝枋得諸大臣皆累及妻子逮繫獄庶竟坐死聞者寃之危解德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史館檢閱校勘武學

止寺簿無崇正殿說書遷秘書郎疏言國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庶腹民膏血為已其腹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

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庶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其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蓋節則官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政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

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仁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脩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貨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救之門而無宮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在經筵時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規正甚多所著有春山集子徹孫登咸淳元年進士

鄒應隆字景初泰寧人應隆天資端重胸次夷曠手
神峻邁眉目如畫髻亂如成人出入里巷間未嘗左
右視雖步履亦有常處讀書每自夜達旦弱冠習春
秋貧無書手抄三傳其學得於孟子不動心及好善
優於天下之說爲多年二十四領鄉薦登慶元二年
進士第一擢秘書出知南安軍召爲正字遷校書郎
改著作兼實錄院檢討官遭父喪跣扶襯歸服闋仍
校書郎改著作兼資善堂直學士侍書開禧初兼直
講遷起居舍人及玉牒所檢討官韓侂胄開邊廢

以議不合以直龍圖閣出知贛州明年除江西提刑
兼知事侂胄誅擢中書舍人兼太子庶子嘉定元年
夏假戶部尚書克金賀生辰使回言虜王望之不似
人若謂其必亡除詹事兼中書舍人二年權兼吏部
侍郎給事中兼詹事右庶子言事切直不避權倖遂
以待制實文閣知泉州時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橫
文寶惡尤稔應隆以法繩之因造謗相撼應隆殊不
顧五年祖母喪丐祠以待制龍圖閣知建寧既而得
祠尋除實謨閣直學士知池州值歲歉減兵餉賑民

與總司忤九年進直煥章閣經畧廣西是冬平黎州盜及邕蠻之亂誅其首惡百姓之協從者縱之所活無筭部將歸功應隆曰殄寇靖疆帥職也何功乃更自劾求退弗許十三年進直敷文閣帥湖南丁內艱歸值邑水災應隆發粟賑濟及理宗卽位首召之辭不赴寶慶改元除工部尚書入見論金虜利害帝稱善改刑部侍郎知貢舉居數月以敷文閣學士再守贛言者迎合論之卽丐祠家居凡八年紹定二年秋有汀寇蔓延侵邵武應隆告急于閩兵不行乃

朝請准旅平之事靖乞休致不許俄州兵亂土豪負怨者相圖禍延平民應隆具牛酒慰解之卒弭其患端平初除顯謨閣學士知太平州言路引前寇事攻應隆仍奉祠閒居復召拜禮部尚書五辭始入覲時郊祀值雷雨因陳恐懼修省并玉器之說且辭錫賚未幾請去弗許仍命修玉牒兼侍講值北邊有警應隆疏十事言極剴切上嘉納行之進經筵官勸講有法上爲傾聽同列皆自以爲不及嘉熙元年陞端明殿大學士知樞密院權叅知政事舉賢才抑近小夙夜

以天下事爲念惴惴然惟恐不勝任既又屢以老請
未許適諫官有言即日就道上遣中使諭止之竟不
復乃授資善堂學士沿海制置使亦不拜而歸去家
百步許得泉石之勝日徜徉其間理廟親書南谷二
大字賜之且屢召之終不復起特加太子少保光祿
大夫賜紫金魚袋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實食封
二百戶卒贈少保贈典有加應隆自魁天下至叅
政未嘗以得位爲悅累值權姦如韓侂胄蘇師旦之
徒勢熾薰灼未嘗少爲之屈其處心尤簡靜不

於人故立朝有所論列每削其彙所薦引士皆登
要履歷州郡利興害除嘗抗疏請審真德秀魏了翁
爲當路所忌再諷言者擠之亦不自辨賴上之知信
卒克保其終云

俞豐字應南建寧長吉人幼穎悟日記數千言累試
鄉舉不利魁廣南漕舉主司張孝祥見其文以遠大
期之登乾道丙戌第調建之建陽尉捕盜該賞豐曰
捕盜尉職也若希賞是利其爲盜也樞密劉珙聞而
器之再調柳州教有危教授舉者以衍聖公女爲妾

豐見輦曰師儒官風教所關今以聖人後爲妾可乎
時南軒張拭爲帥亦委豐開諭於輦遂以適士人而
去繼辟四州茶馬幹官利病罔不周知買馬比舊額
增五千八百餘匹改秩宰彭之濛陽以忠愛聞諸司
薦擢陞朝累遷司農丞檢覈財用出入俱得其實上
嘉之曰使在職者皆如卿盡心天下何患不治踰年
出知秀州先是郡務及公庫醞酒例有所謂効力酒
守倅而下各分送有差多至千瓶少亦不減一二百
爲郡計蠹又郡所管犒軍庫十一所每年息錢八

萬貫多爲官吏侵漁豐條奏並罷免之於是歲課增
羨至百萬緡最聞召赴行在除金部郎進二劄一乞
責監司郡守惠養小民一言邊陲雖安當爲兵備繼
除浙西提舉條奏諸路所糴米多虛數乞敕監司守
正以便宜發粟言多施行改浙東提刑多所平反民
以不寬就除直秘閣以檢正除太常少卿時光宗晏
駕懿宗梓宮亦未發合臺議禮先後不決豐引聖經
先輕後重之言爲證議遂定累遷中書舍人進言二
事一命令不可不謹二守令不可不擇在中書凡制

命務出典實不事虛詞時論臆之繼除吏部侍郎隨
補授任一無私雖親戚有求以資格未應却之時因
旱求言豐歎曰吾職在獻納可爲立仗馬乎因上言
人主當振紀綱不可假外戚以柄忠悅懇切冀悟上
心不報一日入朝見蘇師旦在班列趨之者衆卽浩
然有歸志遂引年求退乃除文華閣待制奉祠以歸
卜築雲谷以自娛號雲谷老人謝饒仁常志其出處
之跡繼於漢之二疏唐之白樂天先朝之范蜀公
君十年除中順大夫致仕

論曰匡王定國迺謂大臣建炎靖康間如伯紀之
誓守經畫子晰父子之轉戰保全精忠備績遐哉
不可尚矣黃之憂盜治河趙之庶平惠愛危之恤
民釐弊上官之首疏三事兩忤時相鄒論金虜力
沮仇胃開邊俞公詮選獨決大禮輕重皆期於必
行其學者倘所謂鞠躬盡瘁之臣非耶而竟不獲
究其用詩云天之杌我如不我克諸公亦云悲夫
國朝吳空言信北隅人領洪武庚午鄉薦登辛未進士
殿試第三人除翰林院編脩上一日視朝罷與皇長

孫議口占詔勅訓將練兵驗視封疆險易造軍器務
要精堅適用因謂奸邪難以口舌諭召信執筆聽命
從事信書畢上顧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塵不
起貽汝以安也後靖難兵起竟不知信所終說者以
爲舉家死于難也噫爲國捐軀妻子不保而使之泯
泯無傳此其際蓋亦難言之矣

謀賤生洪武中以國子生拜岳池縣典史與令王佐
因述職至 京坐事下獄岳之耆民二十餘輩赴訴
於朝且言一人廉介有守愛民均役 太祖高皇帝

命理官勘問果如所訴遂特 賜衣靴筵宴以旌之
復官尋用薦擢四川按察司僉事列名彰善錄

吳璽字信玉性端敏而謙厚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
太學歷試兵部擢武選主事以才能爲尚書方賓所
推重既而以外艱去賓特請於 太宗皇帝謂兵部
之屬武選最難治惟吳璽克舉其職乞起以治事

制可之未幾遂陞郎中 宣宗皇帝知其才可大用
擢爲戶部右侍郎未暮月而於四方萬國之版圖人
民錢穀之多寡廩庾帑藏之虛實莫不窮究考察皆

得其要國家經費用度出入盈縮莫不會計營度皆
得其宜而於下之弊蠹一皆照燭無遺衆推服之正
統己未徙內庫 勅太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璽
董其事璽以洪徐二人不任繁劇悉以爲己任經理
調度秩有條紀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
士以示國威 英宗皇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
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郡所積當幾何果
能足於用否璽時以病在告同寅倉猝未能對 上
以爲大臣不事事下之獄辭連及璽謫戍威遠或謂
曰公不可上疏求理耶璽曰本同事復何言若言是
欲見己所長我不爲也先是有柄臣以開中事來干
者爲璽所拒至是因以危法中之在威遠二年以疾
卒歸葬邕之藥村吏部尚書王直爲撰墓銘國子祭
酒李時勉爲撰墓表

陳泰字吉亨其先贅曹氏因從其姓至泰爲都御史
始奏復陳氏泰性穎敏剛介永樂癸卯領鄉薦宣德
丁未會試中乙榜除安慶府儒學訓導嚴條約勤訓
諭一介不苟取正統初以薦者擢江西道監察御史

彈劾無所顧忌巡歷貴州總戎素桀驁聞風亦自斂
東大軍征麓川歲僉土兵二千爲向導將士失利輒
取土兵首級以冒功賞奏罷之邊民仰戴如父母
繼巡山西會南北圻旱澇相仍詔求直言奏言洪範
庶徵皆由人事乞黜大臣之不職者以格休徵遂罷
都御史以下若干人又論奏山西鎮守暨藩憲之酷
暴不法者悉置之法再巡山東以藩憲多匪人密疏
陳論 上嘉納之遂擢四川按察使不踰年西蜀稱
治時有忌之者誣奏泰杖殺人下刑部獄 上察其

非辜乃復官已巳北虜內侵命協將臣守備紫荆關
及巡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陞大理右少卿守備白
羊口尋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甲戌陞左僉都御史
天順丁丑左遷廣東按察司副使會四川寇亂廷臣
知泰威名素爲蜀人所服亟以名 聞召赴京復左
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老稚聞泰至皆奔走相慶曰曹
憲使復來吾屬可無憂矣都縣貪吏望風解組寇亂
隨息蜀遂以安甲申陞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
淮陽成化乙酉致仕又五年以疾卒于家有司以

聞上遣官諭祭并營塋于覆舟灣焉安成彭學士嘗
與莆陽柯詹事論人物柯曰清操如吉亨閩中所少
有者彭曰如此人天下亦少何止閩中晉王嘗曰陳
御史剛風勁節須於古人中求之其爲時所推重如
此自號拙庵嘗集武陽志稿子復以蔭叙入監

張誠字自明建寧人稟性篤實登永樂己丑進士第
除江西道監察御史用法平恕遇事敢言無所顧忌
巡歷交趾鎮守大臣賢中貴有不法者誠廉而劾之
得旨悉置之法爲一時御史首稱繼巡浙江

至皆有聲已已卒于家惜未盡展其才云

吳從周字宗文賦性剛直有雄才喜讀古書凡三教
尤流六韜三畧無不攻習于兵法尤精且負義氣遇
公事不避艱險輒身先爲嚆矢欲稍干以私不可得
鄙人皆服其慷慨有俠骨以貢司訓浙江慶元縣培
植士氣文風大振撫院暨之令署慶元事嘉靖四十
一年海賊劉大眼起掠隣封勢如席捲周預守禦

之具移居民盡入城中護衛倉庫一面申文請官軍
援共相犄角賊至攻城周與把總桂汝攀設方畧制